

魅力鹰城 汝瓷之源

瓷话人生

◇ 李增强

鲁山段店花瓷二十品

2017年,中国古陶瓷学会年会在平顶山市召开。为配合年会,在中国古陶瓷学会会长孙新民和鲁山段店窑文化研究所所长冯志刚等人以及我的推动下,平顶山博物馆与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鲁山段店窑文化研究所联合举办了“窑火斑斓——鲁山段店窑遗址”展。在办展过程中,我渐渐对花瓷产生了兴趣,感觉到古陶瓷界对花瓷的历史地位、窑变之美认识不到位,在社会层面还需要对花瓷进行更广泛的宣传和科普。花瓷的窑变之美开辟了瓷器审美的新境界,将瓷器烧造水平提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引领了唐代瓷器烧制的新风尚,“鲁山段店窑在唐代具有贡瓷性质”(2017年中国古陶瓷学会孙新民先生学术总结时语)的定性评价恰如其分。

近年来,通过对鲁山段店窑花瓷的梳理,我加深了以下几点认识:一是花瓷烧造开始年代的推定,大概率在公元700年前后已经进入成熟昌盛期。现在在年代参考的花瓷大多为唐代晚期墓葬出土,较早的有:平顶山市苗侯唐墓出土的花口三足洗,墓志显示埋葬年代为唐天宝十三年(公元754年),但这时花瓷制作已经极其精美,施釉随心所欲,器型尽显大唐盛世。而比这更早的唐玄宗时,大约在公元720年,唐玄宗与宰相宋璟谈及鼓事,宋璟有“不是青州石末,即是鲁山花瓷”的表达,至少说明这一时期鲁山花瓷腰鼓已经风靡京城乐器市场,并进入皇家视野。鲁山张良一座唐墓出土一件花瓷罐,根据瓷罐及一同出土器物判断,这座唐墓埋葬年代约在唐代中期或者偏早。据以上信息推断,段店窑唐初已经开始烧造(不排除更早),花瓷开始烧造年代应该在公元650年左右开始(目前尚缺乏论据支撑)。二是段店窑是唐代最重要的窑口之一,唯有烧造秘色瓷的越窑可以与之比肩。越窑与段店窑在当时具有贡瓷性质,花瓷与秘色瓷是当时最好的瓷器。段店窑花瓷在唐代社会属于奢侈品,现在出土的花瓷主要在河南中西部花瓷烧造核心区“两京”(西安、洛阳)及两京之间地区,这一地区是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鲁山段店窑花瓷是所有花瓷中最精美的,目前,可以见到的郑县禹泉楼收藏的一件花瓷盒盖(有残),如果不残,应是已知唐代最



► 第一品:

唐花釉瓷罐(瑞士玫茵堂藏,右图)。花瓷之美,美在窑变,美在“花”,这件当之无愧是“花”的天花板。花斑像印染上去的,韵味十足。世人常说,中国最美最好的瓷器在玫茵堂,果然名不虚传!

▲ 第二品:

鲁山段店窑花瓷拍鼓(北京故宫博物院藏,上图)。是国家文物局公布的永远不能出境展览的37件陶瓷类文物之一。高达58.9厘米,鼓面直径22厘米,是目前体量最大的花釉瓷器之一,珍贵程度,不言而喻。

美的花瓷。最美的瓷器进贡朝廷理所当然,所以,鲁山段店窑在唐代具有贡瓷性质这个结论,诚然可信。三是段店窑花瓷的出现,在中国瓷器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它终结了单色釉装饰瓷器的历史,开创复色釉装饰瓷器的先河,打破了中国瓷器以越窑为代表的“南青”和以邢窑和巩县窑为代表的“北白”格局,对后世青花、钧瓷及明清彩瓷产生了重大影响。段店花瓷一经出现,因其烧制技艺好、产品质量上乘、市场认可度高,引起周围郑县黄道窑、内乡大窑店窑、禹县下白峪窑和裴庄窑以及铜川窑、耀州窑等竞相烧制,引发瓷器烧制局面发生重大变化,构建了“南青北白中原花”的新格局。四是段店窑花瓷与周围窑口花瓷产品的比较:段店窑花瓷胎质、釉质致密,手感重,施釉手法随心所欲,釉色流动感极强;内乡大窑店窑花瓷胎质颗粒较大,略显粗糙;郑县黄道窑花瓷质地较疏,手感轻,火候较低,胎釉结合度低;禹县窑花瓷器型略显拘谨,釉缺乏流动感。五是鲁山段店窑花瓷釉色特点:施釉肥厚,有釉浸入胎现象,而且这种釉浸入胎的花瓷,均极其精美。通过对鲁山段店窑花瓷精品残器特别是下面第十三品花瓷盒盖的观察,鲁山花瓷釉器已有玛瑙入釉现象(有多少比例,尚待进一步研究)。

六是关于花瓷概念的理解:唐钧就是花瓷,花瓷就是唐钧。花瓷是较为规范的学术概念,唐钧是民间陶瓷爱好者对花瓷的俗称。通过观察,有一些花瓷一次施釉,底釉与“花”难以区分,完全靠窑变产生装饰效果,工艺酷似后世的钧瓷,从这部分花瓷器型来看,似乎出现得稍晚,烧造时间也稍短,存世产品也较少。为宣传推广鲁山段店窑花瓷,今特意搜集“鲁山段店窑花瓷二十品”与大家分享。搜集时遵循了几个原则:根据我的认识,不能确定是段店窑的产品不选;不能确定真假的,不能确定收藏单位的不选;不是花瓷不选;物以稀为贵,尽可能照顾器型种类的覆盖面;器型、美誉度接近的,以扩大收藏单位覆盖面为目的优先考虑。以下共从4个国家(中国、美国、日本、瑞士)的收藏单位(6个国内国家一级博物馆,9家国外国际知名收藏机构)挑选出24件花瓷精品,以飨读者。

限于篇幅和作者信息收集局限及认识的不足,遗漏现象在所难免。希望此文能引起社会对鲁山段店窑花瓷的关注和共鸣,同时也希望得到专家和陶瓷爱好者指正。

图片均由张水木提供



第十三品:

鲁山段店窑花瓷盒盖(郑县禹泉楼藏)。这个盒盖,抢眼、手感没有第二件,美到令人窒息。但遗憾的是只有盒的盖部分,而且有残。如果是个完整的盒子,就目前而言,应是花瓷第一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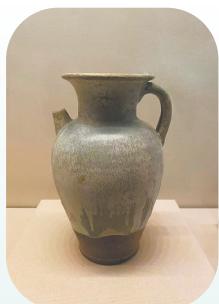
第十四品:

唐鲁山段店窑花瓷花口执壶(河南博物院藏)。高27厘米,口部造型别致,瓶口“花”的极具想象力,夸张自然,蓝斑有皴染的味道。



第十五品(两件):

唐鲁山段店窑花瓷釉罐(北京故宫博物院藏,上图左),这个也是胜在底釉与花斑对比反差大,釉斑色彩丰富,美誉度高,就单个花斑而言,算是“花王”了。鲁山窑雪灰花釉汤瓶(中国国家博物馆藏,上图右),这个与第四品唐代鲁山窑花瓷执壶出自同一墓葬(1956年陕西刘家渠唐墓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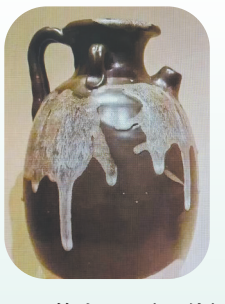
第十六品:

唐鲁山段店窑花瓷执壶(瑞士玫茵堂藏),这个花斑白班流淌,画面大,底釉黑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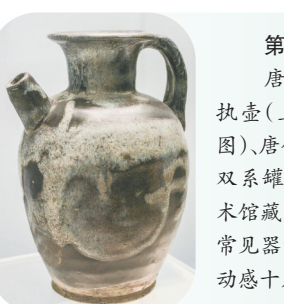
第十七品:

唐代鲁山段店窑窑变釉罐(美国哈佛大学博物馆藏)。这个底釉与花斑色彩对比强烈,胜在花斑的渲染效果有中国画的韵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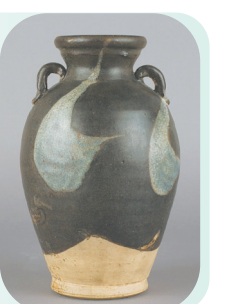
第十八品(两件):

唐鲁山段店窑花瓷执壶(美国克利夫兰博物馆藏,上图左),这个也算是常见品类,胎骨纯净,色彩更丰富,更养眼。唐鲁山段店窑窑变釉白班龙柄执壶(中国国家博物馆藏,上图右),这个器型较为少见,而且釉色黑白分明,对比度强,器型也不小。



第十九品(两件):

唐鲁山段店窑花瓷执壶(上海博物馆藏,左图),唐代鲁山段店窑窑变双系罐(美国圣路易斯美术馆藏,右图)。这两个是常见器型,完整度好,窑变动感十足,光泽度稍差。



第二十品:

唐代鲁山段店窑窑变万年罐(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藏),这个胜在底釉黑得纯正,挂上蓝斑,若隐若现,而且花瓷万年罐少,排第二十。



◇ 张水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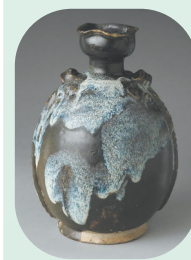


第三品:花釉大罐(鲁山文物管理所藏,左图),雨丝状的花斑若隐若现,更有一个斑块酷像凤凰,体形高达40厘米。



第四品(两件):

一件是唐代鲁山窑花瓷执壶(中国国家博物馆藏,上图左)。另一件是黑釉蓝白斑拍鼓(中国国家博物馆藏,上图右),长58.9厘米,鼓面直径23.3厘米,长度与故宫那件一样,鼓面直径更大,名副其实的“花瓷之王”,论釉色、论造型,特别是羽毛状蓝白斑,怎么看都胜故宫那件,但遗憾的是有裂纹、一端口部变形,所以并列第四。



第五品:鲁山段店窑花瓷釉口穿带瓶(美国大都会博物馆藏),器物造型独特,设计别致,月白色花斑与黑色底釉形成强烈对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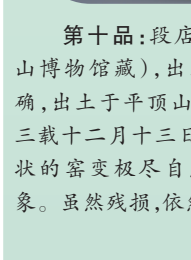
第六品:鲁山段店窑花瓷釉蒜头瓷壶(河南博物院藏)。口部呈五瓣蒜头状,这件能够入选是因为壶口部造型独特,大有想象力了。



第七品:唐鲁山段店窑褐釉花斑龙柄执壶(洛阳博物馆藏)。普褐色底釉,花斑略泛黄,造型气势,非大唐盛世所难造出。段店窑尚未发现同类型器物,仅此一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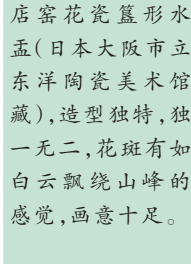
第八品:鲁山段店窑花瓷四系罐(现藏美国芝加哥博物馆),高46厘米,直径35厘米,是目前已知的体量最大的花釉瓷罐。



第九品:唐鲁山段店窑花瓷釉龙柄执壶(美国华盛顿弗利尔博物馆藏,左图),造型独特,极度张扬,花斑弥漫全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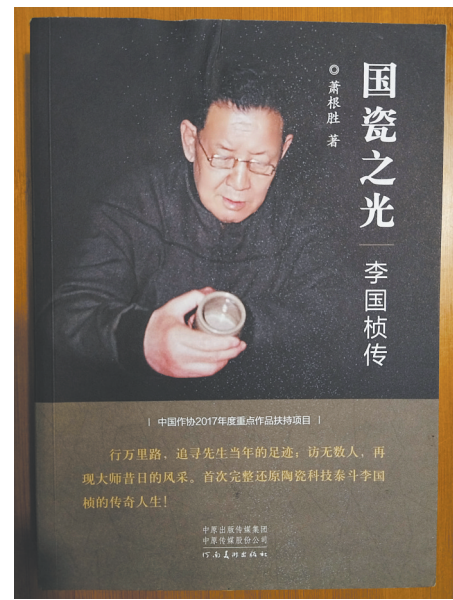


第十品:段店窑花口三足洗(平顶山博物馆藏),出土地点、埋葬日期准确,出土于平顶山市区苗侯唐天宝十三载十二月十三日“埋葬”的唐墓。雨丝状的窑变极其自然,器型尽显大唐气象。虽然残损,依然是国家一级文物。



第十一品:唐代鲁山段店窑花瓷盃形水盂(日本大阪市立东洋陶瓷美术馆藏),造型独特,独一无二,花斑有如白云飘绕山峰的感觉,画意十足。

第十二品:唐鲁山段店窑花釉四系罐(中国国家博物馆藏),高38.3厘米,器型雄壮饱满,施釉极为洒脱,飘逸不定,窑变效果也好,遗憾的是底釉不够纯净,反差较小。



《国瓷之光——李国桢传》封面

图片由李增强提供

书案上放着一部《国瓷之光——李国桢传》,那是2021年3月跟随肖根胜参加他在北京现代文学馆举办的作品研讨会时他送我的签名图书,我一直视若珍宝。

肖根胜是郟县人,也是一位创作态度严谨的作家。他早年创作出版的长篇报告文学《青海长云》曾经获得河南省“五个一”工程奖,新近出版的长篇报告文学《国瓷之光——李国桢传》获得河南省优秀图书出版奖。

近期,再次研读《国瓷之光——李国桢传》,长达50多万字的体量、恢宏的气势、严谨的结构和饱满的情怀让我深感震撼。

中国是瓷的国度,瓷器的发明是中华民族对世界文明的伟大贡献。为了写好这部作品,作者参考查阅了堆积如山的资料,走访了上海、北京、江西、江苏、浙江、河北、山东、广东、福建、陕西、河南等十几个省(市),足迹遍布大半个中国,走访专家学者及相关知情人士200多人,历时6年创作完成这部作品。

作品主人李国桢是我国近现代著名陶瓷科学家、陶瓷科学研究先驱,是古陶瓷材料研究的杰出代表,在我国陶瓷领域作出过重要贡献。

李国桢1940年考入西北大学化学系,毕业后被分配到重庆中央工业实验所工作。抗战胜利后,他随单位迁往上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担任上海工业实验所工程师,从事多项重要研究工作,并享有专利权。1953年下半年,受原轻工业部指派,赴景德镇落实周恩来总理关于尽快恢复历史名瓷的指示精神,在景德镇试制成功“建国瓷”,恢复了名贵釉色数十种。1954年,任原轻工业部陶瓷处工程师,规划了新中国陶瓷事业的发展蓝图。

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陶瓷研究生涯中,李国桢足迹踏遍全国各大瓷窑厂,恢复了“五大名窑”,再现了“六大瓷系”,培育了唐山、邯郸、淄博、宜兴、潮州、佛山等各个窑区现代陶瓷科技创新的“五朵金花”,取得了我国“南青”与“北青”两大著名青瓷划时代的巨大成就;参与编著、合著多部带有重要科学研究价值的专业学术性著作,发表重要科研论文60多篇,为繁荣和振兴我国陶瓷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全书分序章、抉择、家事、背着背包跳舞、瓷都督陶、情系汝瓷、陶瓷无博士、邯郸“魔釉”等24个章节,通过一位科学家的生平道路,书写了为国家陶瓷工艺披肝沥胆的老一代科学家,以及他们所代表的大国工匠精神和家国情怀。

面对艰难的人生处境,他历经坎坷,对科学的信念不曾动摇,对事业和家庭情感深挚。作品立意在于国瓷之光,是家国情怀的光芒,是国瓷工艺的历史荣光。在思想内涵和历史维度上,李国桢的风雨人生,代表了老一代科学家的境界。该书主题厚重,人物性格鲜明。从标题设置到内容选

取脉络清晰,主次分明,每个章节作者都写得格外用心、收放自如,而且每个章节的小标题也都别出心裁、耐人寻味。比如接收的悲哀、背着背包跳舞、中国样本、第三只眼睛、命运被这样改变、走出去的脚步、邯郸“魔釉”等,给人以丰富的想象。从主人公的事业到家庭、婚姻到生活,以及涉及他的活动场所,作者都善于从小处着眼,运用大量感人的细节描写,使浓郁的生活气息扑面而来,人物形象栩栩如生,跃然纸上。

“一部优秀的作品离不开作者高超的创作水平和写作技巧。在这部作品中,作者的写法并不单一,而是调动多种表现手法和写作技巧,分别采用倒叙、平叙、插叙、补叙,引用、概括、议论、纪实、白描等多种表现手法,从主人公李国桢的抉择和家庭生活入手,从如何走上探索中国陶瓷科技之路开始写起,浓墨重彩地写出了主人公内在的精神追求和心路历程。”平顶山市作协副主席张中民曾以《用工匠精神挺起民族的脊梁》为题,对该书的创作进行归纳评论。

文中除了对主人公李国桢这一典型人物的生活细节、性格刻画、吃苦耐劳精神和对祖国无限忠诚的描写,还用大量生动的文笔写出了他身边的人和事,围绕其工作环境和生活环境以及他对同事、家人和生活的细节描写,为刻画人物形象,增强人物感染力起到了渲染和烘托作用。比如,作品写李国桢与夫人的日常生活、感情关系,写到车站接站的细节:昏暗的灯光下,张中正没有看清李国桢见到久别的妻子在车站久等亲人时的脸色是啥样子,只听他不停地念叨:“来晚了,来晚了,对不起!对不起!”好像再没有什么话能表明他的心情。但能看出的,李国桢见了老婆孩子后的手足无措,言语生涩,反映出他们离多聚少的现实。又如,夫人去世后,他亲自设计了一个骨灰瓶,在秉嘉的先锋窑里精心烧制,并让两个儿子提前回家,与近族叔叔一起筹备安葬事宜。这些丰富生动的故事细节、细腻的人物情感表现,感人至深,过目难忘。

“作为一部纪实文学,《国瓷之光——李国桢传》在业界有很高的认知价值和文化含量,不仅是对陶瓷大师李国桢人生历程的经典回顾,更是对中国陶瓷百年史的壮阔书写,同时,也是对中国陶瓷科技史的真谛探求,特别是对当代史的一次很好的空缺填补,也是中国文学创作走向史性价值写作的可贵努力。”人民日报原文艺部副主任、著名作家王必胜对该书作出高度评价。

先民抟土制器,焚柴而陶。在8000多年的陶瓷发展史中,各地窑火不灭,见证兴衰更替。“泰山北斗,景行景止。”肖根胜用他如椽之笔书写着一代陶瓷大师的瓷话人生,愿“生者、来者共祭陶瓷之魂,同仰国瓷之光!”